

現代詩人對「現代」兩字的判視

羅門

「現代它更積極與深入的意義，並不只是要我們去注視一架起重機奇蹟地將一幢摩天樓舉

到半空裡去，而是要我們銳敏的心靈對即將誕生的下一秒鐘予以焦灼的守望與期待。」——羅門

羅門被認為是中國詩壇少數具有思考性與精神深度的現代傑出前衛詩人之一，也是藍星詩社的主要份子，除寫詩外尚寫詩論，出版有詩集：『曙光』、『第九日的底流』、『死亡之塔』，論文集：『現代人的悲劇精神與現在詩人』、『心靈訪問記』。與女詩人蓉子結婚後，譽為中國詩壇的勃朗寧夫婦；曾三度獲菲總統金牌獎；近些年來曾相繼被邀在十餘間大專學校做詩的專題演講，盡了不少詩的傳道精神，對現代詩運有相當的貢獻。

我認為「現代」雖是因科學力量帶來極度的物質文明，使人類生存環境引起劇變所形成一種特殊時空觀念；但我對「現代」更深入的看法，是它的積極意義並不只是使我們驚異地注視一架起重機奇蹟地將一幢摩天樓昇到半空裡去，而更重要的是人類銳敏的心靈對下一秒鐘的焦灼的守望與期待。依這觀念，我更覺得有人一提起「現代」，便那麼畏懼地認為它是屬於西方的，那確是犯了很大的錯誤。殊不知「現代」它並不只屬於任何一個地區的，它是屬於西方、東方，屬於全人類每一顆敏度與悟性不等的探索的心靈的。我們之所以容易以為「現代」是西方的，那是由於一種錯覺，因為人類已越來越面臨一個被物質文明所推動的生存面。而物質文明發展的地域，偏於西方國家，所以我們以為它是西方的。殊不知物質文明的本身永遠是一種「中性」，它沒有態度與表情，全駕乎於人，而任何人都沒有絕對的理由去抗拒物質文明對人類生存環境所提出的改進。當我們不斷地接受它所呈獻的多彩的生活時，便也是在不斷地承認它的價值與意義。同時，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懷著不斷地超越自己的希求與意志，在錯雜的時空中移動著一己生命活動的座標點，而「現代」對於他來說，便是此刻他站定的座標點所面對他一己生存與體認的時空。由此我們雖已從根本上找到每一個人個別生命存在的現代性，可是我們全人類所能共同面對的現代性將如何去確定呢？這便是問題的重心，這也正是使我們去從那無數敏度與悟性不等的個別的心靈所面對的諸多不同的現代性中去進行審視與體認，而發覺大多數人類的生命與精神的活動已進入（或可能進入）

這一共同特殊時空的座標，因而我們便往往在談話中或文章中提著「現代」兩字，其實它就是大多數人甚至全人類所已面臨的特別時空——它以一種日漸都市化的壓倒性的生存力量，逐漸地向世界每一個角落延伸，使無論是東方西方，都在無論是懷著好感或反感來接受它。這種逐漸泛濫入全人類全體生命中來的生存趨勢，不但更變著我們外在的環境，使我們的感官接觸到一個新的經驗世界使我們的心靈活動入一個新的境域，更重要的是它更變著我們對事物與生命所持取的觀點與價值觀——這也正是所謂「現代」提供給現代藝術家與現代詩人去從事創作的新世界與新的面目。如果有人問我現代詩究竟創作的什麼？那我的答覆便是詩人透過他存在的現代環境，而用詩去表現出他一己真實的心感活動這也就是說當一個詩人帶著一己的靈智以及美感的心靈，非常執著且專誠地向生命與事物的深處探索時，他不能不接受「現代」不斷帶來的物境與心境所形成的某種「變性」與「扭曲性」——它確實作用甚至更動詩人在觀察事物與生命時，採取不同於往昔的視向與審判的態度，同時也影響著詩人在詩中所運用的材料與方法……這也正是使現代詩人與現代藝術家不斷獲致創作生命的「現代性」之機能。說得更顯明些，是人類已越來越將巨大的智慧運用在創造第二自然（都市化生存環境）的趨向上，這種發展的可能性顯然是在不斷加強與趨於強烈，同時大多數人類也是越來越被牽制在這一富於現代生存意識的新環境中，迫著去對激變的外在世界顯示出新的感受與反應，這是自然也是必然的現象，尤其是心靈敏度高的詩人與藝術家，更是逃避

不了這一真實性的心感活動——它已日漸成為詩與藝術是否具有現代感的試金石。我不敢苟同一個故意使自己同現代生存環境隔離甚至絕緣的詩人，能使他的詩加上「現代」兩字，當然他可以去寫些別疏離這代人存在意識的詩，但要寫現代詩他怎能離開人類已（或逐漸）面臨的現代生存環境，所以我確信唯有主動地將自己的生命推向整个人類已面臨的現代世界，透過真實存在的感受，他的詩才可能確實地進入這一人真實生命活動的傾向之中，而創造出具有現代精神與現代感的作品來。如果我們將「現代」這一特殊時空的座標，比喻做「台北市」，那麼住在「台北市」以外的人當然是生活在與「台北市（現代）」脫節的另一些境域裡；即使是住在士林（台北市範圍內）而未到過西門町、中山北路、衡陽路、圓環等屬於台北市中心的人，他同樣是缺乏生活在台北市（現代）的真實且深切的經驗的。我做這樣的比喻並非是說生活在「台北市（現代）」，才是確實活著的人，活在「台北市（現代）」以外的人都不存在了。我只是想盡力分明出究竟誰活著是含有現代感，誰不含有現代感；同樣我也並非認為一個寫著富於現代感的現代詩人才是詩人，而寫缺乏現代感的其他方面的詩的詩人，便失去寫詩的權力了，而且事實上我們目前仍有不少舊詩人用古詩的形式在重覆的寫著古代人生活情境與經驗的舊詩，也有不少新詩人仍寫著五四時代那種流於表象與平面抒情的詩；可見我只是極力想分明出一個創作者的精神究竟是具有現代感或沒有現代感，以便確定「現代詩」之特殊性。至於我贊同與強調詩的現代感，那是完全站在詩與藝術之「創造性」的積極意義上，因為「現代感」對於個人或全人類（尤其是詩人與藝術家）的生存世界，永遠是具有強烈的變性與超越性，給人類存在能不斷帶來新的經驗與體認，而也賦給詩人與藝術家創作上嶄新與豐富的資源，去創造與提供出昔日未有過的新境。這一事實，如果我們將現代詩人的作品以及舊詩人的作品與一部份缺乏現代感的詩人的作品放在一起，我們便清楚的感到無論是從藝術形態與作品精神上看來，都可清楚地看出那些詩是重覆著固有而深深地陷入缺乏創意的殘舊之慣性中？那些詩是逐漸迫進入生存新的物境與心境所創造出來的嶄新與富於現代感的現代藝術作品。說到這裡，雖表明我在強調任何一個詩人的心感活動，已不可能逃避科學文明所帶來的物質環境的影響力而寫出富於現代感的作品，但我同時又極端反對感覺主義所主

張人是被動地工作於物質環境的一部收發機。我認為人（尤其是詩人）對外界的感應是更具有選擇與審判的態度與心智的，而且是應該站在主動位置上的（這也正因為科學文明所展開的物質環境是中性世界）。是故，我雖強調一個現代詩人在創作時他的感覺必須真實地通過現代環境的感受面；但這項受現代環境作用過後的感覺活動，是更必須進一步通過詩人內在的靈智之觀點，才可望成為那種與心勢活動發生關聯過後的深遠的意境。於是我尚可在如此大膽的說，一個關心到全人類生存動向的詩人（或其他的藝術家）他的創作精神便是一直活動在這具有「現代感」的前衛地帶，而隨時可能觸及未來中的創作的新境，而這種具有創造的作為，當然是超越與不凡且接近偉大的，更不是抱殘守缺的詩人能比的，因為他的筆下能不斷出現往日所未有的創造過程，給人類提供出新的貢獻。

此刻，如果有人認為現代文學與藝術是強調這代人活在都市文明中，他們的精神都是落漠的，孤寂的、空虛的、甚至遠離神與上帝的，那我則認為用「強調」兩字是不適宜的。我只認為現代作家的確非常熱中於向生命與事物存在的內層世界探索，在達到一切的完美性之先，他必須通過那一切存在的實性，於是他也往往不可避免地看到這代人在追求物質文明的過程中，其內在的世界確遭遇到海明威所喊出的「這是失落的一代」，而自然地也站在人道精神上，做如此的揭露與指控，但我相信他們絕不會去強調甚至贊同這種灰暗的難局，他至多只像是一個內科醫生執著X光鏡對準一個病人，至於在X光鏡下透露的真實病情，便不是能由醫生說有就有，說無就無了。所以我深信任何一個具有智慧與良知的作家，在基本上是較任何人都反對人類的內在世界上蒙上暗色的。但如果人類的內在世界上確已蒙上了某些暗色，那麼一個作家便往往是應該發出警示的，縱使那工作困難有從傷者傷口取出彈頭已形成沈痛的悲劇情況，但那工作仍是要進行的。

最後我深深的體認到，做為一個具有創造與展望的中國現代詩人，他首先必須是一個領受過中國有機傳統文化的中國人，同時他必須是一個顯已生存在現代環境中的現代中國人，同時他也必須是一個關心到全人類存在的現代世界中的人，最後他更必須是他獨特的自己，唯有站在這一完整與複雜的精神活動層次上才可望在詩的創作世界中，創造出那獨特且感人與偉大的現代作品來。